

神奇的化橘红

■ 蓝青

转眼,又是一年深秋,一场秋雨过后,丝丝的凉意开始肆意弥漫。一夜之间,大街上的行人都穿上了御寒的秋装。以往每年的这个季节,都是我们一家最为烦恼的时刻。因为每当这个时候,我家的小儿就会开始遭受咳嗽的困扰。

小儿的咳嗽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好几年,每次季节更替,气候突变,他的身体总会无法适应。中医、西医都尝试过,中药、西药也都一一尝遍,但咳嗽却始终如影随形,难以根治。那些夜深人静的时候,小儿的咳嗽声仿佛变成了无休止的音符,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。这种声音打破了夜晚的宁静,也让我们深感无力。漫漫长夜里,不仅他无法安睡,连我们也深受困扰。

就在我们陷入迷茫的时候,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看到了希望。那是2022年的暑假,我们带着小儿到观珠的亲戚家做客。亲戚在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,给我们介绍了一种来自化州的神奇药材——化橘红。亲戚告诉我们,化橘红对于止咳有着非常好的效果,她的孩子每次咳嗽,都是喝一杯化橘红水就恢复如初了。

看着半信半疑的我们,亲戚转身又从抽屉里拿出几片化橘红递给妻子。妻子按照她的指导,将化橘红放进杯子里,倒入沸水进行浸泡,待凉却后再让小儿服用。这种金黄色的汤水似乎有着神奇的功效,小儿喝下后不久,咳嗽的症状就明显有所好转。

我们欣喜万分,忍不住向亲戚打

听这种神奇的药材,经过一番细致的了解后,我们得知了化州橘红传奇的来历和神奇的功效。化橘红是一种盛产于广东化州的中药材,由于其出众的止咳祛痰功效,一直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止咳中成药里面。而化橘红的食用方法也很简单,只需要将它泡在水中饮用即可。化橘红的盛名,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威名远播,明清时期更是一度被朝廷列为宫廷贡品,是“中国四大南药”和“十大广药”之一,自古以来就有“南方人参”之称和“一片值一金”的说法。可喜的是,经过岁月的变迁,昔日的宫廷贡品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,让普通的老百姓也能享受到化橘红带来的实惠。

从此以后,化橘红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备药。每当小儿咳嗽时,我们都会泡一杯化橘红水给小儿饮用。看到小儿的咳嗽渐渐好转,身边的亲朋好友纷纷向我们打听良方。

化橘红的功效很多,根据《本草纲目拾遗》记载,化橘红除了可以治疗咳嗽症状外,还有备消油腻、谷食积、醒酒、宽中、解蟹毒等功效。通过与化州橘红的密切接触,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医药的神奇,也让我们更加相信传统医学的力量。

现在小儿已经不再被咳嗽所困扰了,他的生活已回到了正轨。他也可以像其他孩子一样不惧风雨,可以自在地玩耍和尽情地嬉戏了,而我们也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快乐和幸福。这一切都要感恩于化橘红这种神奇的中药材。

秋夜蟋歌

■ 钟文

每逢秋天的夜晚,当夜阑人静之时,我总喜欢聆听住地附近的山野传来的那一阵阵“吱吱——吱吱——”蟋蟀的鸣叫声。它那清晰明快的叫声,在夜空中传得很远很远……人们枕着这秋夜蟋歌,便很快地进入了梦乡!

蟋蟀,是一种昆虫,喜欢夜里出动。每当夜幕降临,它就爬出洞口,对着大自然的旷野,欢悦地鸣叫。它的叫声,清脆而又响亮,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。

秋天之夜,蟋蟀显得特别活跃。这个时段,气温凉爽,秋夜少雨,蟋蟀怎甘心在洞里呆着?于是,它总是在夜里出来寻吃寻乐。据科普书介绍,蟋蟀日常吃的是植物的嫩根嫩叶,尤其是一些瓜菜类,它十分喜欢吃,如菠菜、白菜的嫩叶,此外,它还甚喜欢吃西瓜、苹果之类的新鲜水果。

蟋蟀这种昆虫,平时独处时似乎很温顺,不好惹事,其实不然。它是一种喜好打斗的昆虫,在它的地盘,一旦遇上同类的侵占,它立即挺身而出,与来侵者进行格斗,直至把对方赶出它的地盘方可罢休!

蟋蟀的居住环境也颇为讲究,它不喜欢低洼潮湿之地,它的洞设在干燥且较高的地段,洞口向着阳光充足的地方。

蟋蟀,每天夜幕降临,它就陆续开始鸣叫了。当你来到旷野,你就听到那阵阵分贝很高,且十分清脆响亮的吱吱嘎嘎之声。它的鸣叫声,听上去没有一点儿断断续续的感觉,一直是连贯性的高频率的响亮之声!

通常,人们都以为蟋蟀在夜里的那

一阵阵悦耳的声音,是从嘴巴中发出的,其实不是。它的声音是靠翼翅的震动而发出的。有时,我们也在想:这种昆虫,个子虽小,但它竟在夜里发出这么响亮的声音,简直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。

蟋蟀这种昆虫,我打小就喜欢它。孩提时代,我们这些乡村小孩总喜欢到野外寻找蟋蟀。一旦发现在坡地或田野的草丛中藏着蟋蟀,我们立即小心翼翼地捉回来放入一个空瓶子里。许多时候,我们捉回的都是两只蟋蟀。这两个小家伙进瓶子以后,用不着一会儿,就开始干架打斗了。它们那小小的身躯,一旦打斗起来,似乎有着浑身的力量,双方不甘示弱,打得势均力敌,难解难分……

小时候,每次捉回蟋蟀,我们还摘回一些嫩绿的草叶或菜叶,切碎放入瓶中,让它们吃,精心地养着。昆虫,毕竟是离不开自然界的,没过几天,我们为了它们的生存,又立即拿到野外去放生了。

蟋蟀这种昆虫,自远古以来,一直受到孩子及大人人们的喜爱。从古时候开始,就有儿童贪玩斗蟋蟀的记录。如宋朝诗人叶绍翁的一首《夜书所见》足可见其一斑:

萧萧梧叶送寒声,
江上秋风动客情。
知有儿童挑促织,
夜深篱落一灯明。

这首诗的大意为:江上的秋风吹过来,梧桐树发出沙沙的声音,送来了阵阵寒意。江面上的秋风也触动了旅人的情感。篱笆间闪现着一盏灯火,那肯定是孩子们在贪玩斗蟋蟀。

长忆小萍姐

■ 陈勇志

每见我大哥女儿,总会想起我那无缘叫一声“嫂子”的小萍姐。

又是“斜风微雨山间路,浅浅草青眼眶红”的清明时节,子夜微凉如水,窗外雨丝纷飞。书房里,我燃起沉香,盘腿静静坐在罗汉床上,静静看着炭炉上陶壶喷出的普洱老茶气,在渺渺香气中默默地出神。在出神间默默地想着往事,在往事的海洋里默默地寻觅着,寻觅着我小萍姐的背影……

小萍姐,我哥的高中同学。他俩在当时的茂名石油公司中学读书,三年同窗,三年同桌,三年成了亲密无间的恋人。

小萍姐是东北人,她父母是南下支援茂名石油公司炼油厂建设的工程师,就她一个女儿,宝贝着呢!这是在我告别父母亲赴海南当知青的前夜,我们哥俩躺在我床上聊家事时得知的。也就此解开了当年小萍姐为什么不会说粤语,硬是跟我讲普通话,让我教她说粤语的谜。为此,我得深深感谢我的小萍姐,正是得益于和她三年的相处嬉戏,我才得以打下了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基础。

我记得,茂名市郊新圩那个地方,有条流水清浅的小河溪,河溪里圆石很多。傍晚,太阳落山时,许多参与茂名油公司页岩矿会战的工人就会涌进河溪,用清凉的溪水洗涤一身的尘土。那时的人们很淳朴,年轻的工友们会在溪里互相逗趣,打水仗。满河溪的水花飞溅,满河溪的南腔北调,满河溪的笑声在飞扬。

总是晚饭后,总在月明前。小萍姐总会拉上她的“七弟”(也就是我)往河边走,教我说国语,教我唱歌,《小路》《山楂树》《三套车》《共青团员之歌》这些苏联歌曲都是那时小萍姐教会的。几十年来,每当我听到或哼起这些优美曲调,小萍姐那碎花蓝布的裙摆依然会在我眼前飘飘。小萍姐的歌声还是那样清脆,身影还是那样倩美,仿佛往日重现!

小萍姐的背是软和温暖的,淡淡的香气让少年的我如嗅芝兰。长大后才懂得,那是小萍姐身体溢出的少女香啊。

那是个有着月光的秋夜,石油公司工人俱乐部放映戏曲电影《十五贯》。晚饭后,小萍姐拉上我,和我哥

三人一起去看。年少的我,哪懂戏曲,不一会就睡着了。

回来的路上,哥背我走了一段,小萍姐接过又背上。我醒了,将头伏在小萍姐的脖子后面,嗅着她身上散发出的淡淡幽香,舒服极了。又走一段,我哥要背我,我狡猾地双手抱着小萍姐的脖子不放,装睡。那是入心的香啊,此后的几十年里,每当我喊我大哥女儿名字的时候,小萍姐留给我的香气总会再次萌发,涌上心头,那种感觉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淡!

那段岁月,小萍姐是我快乐的源泉!

一九七〇年八月,在我离家去当知青前的那个晚上,哥帮我收拾行装。我翻出小萍姐给我买的书包,忍不住对哥说出搁在心底许久的那句话:“哥,我想小萍姐了。”

听到我这句话,大哥沉默了好长一阵,转过身,背向着我,肩膀在微微抖动,我知道,哥哭了。

我不会忘记,小萍姐离去的那天,是1963年的一个秋夜。那夜,月儿弯弯,那夜,我在梦中酣睡。早上醒来得知再也见不到小萍姐时,我哭了,不肯去上课。母亲抚着我的头,陪着我流泪。多年后母亲告诉我,小萍姐是患上白血病离去的。那晚,我哥在医院里抱着小萍姐痛哭,直至晕了过去。

也许是从那夜起,我哥的健康每况愈下,日渐消瘦。后来,他变得沉默寡言起来,只是床前多了根“水烟筒”。从此,我夜半醒来,总有水烟筒发出的“咕噜”水声在响。水烟筒伴随大哥走完了属于他的人生。

“烟筒竹短,思念绵长。”小萍姐,你可知?我哥是用“水烟筒”的“咕噜”声在倾诉着对你无尽的思念啊!

此后,一晃多年,我哥听命母命,给我娶了个大嫂。后来,他们有了二男一女。

女儿的名字:“陈念萍”。

我苦命的大哥呀,他是用自己女儿的名字来铭记我小萍姐短暂的一生!

别梦依依,伊人渺渺!弹指瞬间已一生,往事虽如飘絮,终是不离寸心!

诗二首

■ 陈忠平

与小儿珠海颐和园泛舟

日丽好风光,颐和舟启航。
俊儿轻划橹,碧波笑微扬。
岛细湖中立,天高鹭在翔。
悠悠闲况味,默默岁华芳。

寒露时节深圳大南山赏枫

寒露秋霜重,南山枫叶红。
高天孤雁影,游子忆乡浓。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

荷开半夏 张成林 摄